

THE QUANTUM THIEF

量子窃贼

〔芬兰〕哈努·拉亚涅米 著
胡纾 译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THE QUANTUM THIEF
量子窃贼

[芬兰] 哈努·拉亚涅米 著
胡纾 译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THE QUANTUM THIEF

Copyright © by Hannu Rajaniemi

First published by Gollancz, an imprint of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, London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rion Publishing Group via The Grayhawk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by 2016 Science Fiction Worl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量子窃贼 / [芬兰]拉亚涅米 著；胡 纾 译。

-成都：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16.5

(世界科幻大师丛书)

ISBN 978-7-5364-8330-9

I .量… II .①拉…②胡… III .长篇小说 - 芬兰 - 现代

IV .I53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1240号

图进字 21 - 2015 - 194 号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量子窃贼

出 品 人 钱丹凝
丛 书 主 编 姚海军
著 者 [芬兰]哈努·拉亚涅米
译 者 胡 纶
责 任 编 辑 宋 齐
特 邀 编 辑 李克勤
封 面 绘 画 郭 建
封 面 设 计 李 鑫
版 面 设 计 李 鑑
责 任 出 版 欧晓春
出 版 社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:610012
开 本 140mm×203mm
印 张 10.5
字 数 220千
插 页 2
印 刷 四川南方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6年5月成都第一版
印 次 2016年5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定 价 28.00元

ISBN 978-7-5364-8330-9

■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■

■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厂址: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彭祖大道南段135号 邮编:620860

致中国读者

我的童年是在芬兰度过的。那时，有那么一段时间，大概六岁到十岁吧，我每周都会去我所在城市的图书馆，把一本又一本书借回家，数量之多，我父母最后不得不给我定下借阅额度。

有些书，我借了一次又一次，其中有一本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合集。我最喜欢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狡猾的英雄，他神通广大，偷了许多神奇的宝贝，还能变化多端，长生不老；他挑战天神，最后被禁锢在一座魔山之下，后来又被放出来，担负起一项或许会决定人类命运的使命。

坐下来写这篇介绍文章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了赌王若昂与猴王孙悟空的许多相

似之处。他们之间的联系不是出于我的着意安排,但也并非纯粹的巧合。科幻小说的许多元素传承自神话,比我们乐意承认的多得多。而神话的作用之一,就是通过神话人物和神祇的故事,向人们解释世界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——这一功能目前已经归于科学。科幻小说所做的,则是用科技的语言讲述故事,表明世界可能发生哪些变化。神话人物常常会改头换面,以新的面目出现在科幻小说中,这种事并不稀奇。无论是出于作者的有意安排,还是身为不请自来的宾客,旧日的神祇仍然会以人物原型的形式,主宰我们的想象世界。

我不能说,本书中的“量子窃贼”这一角色直接源自齐天大圣。当然,如果从超自然神力和宇宙级别的活动范围来看,齐天大圣很可能是最接近后人类时代那位赌王的原型人物。我可以肯定的是,二十五年来,大圣始终藏在我的脑海里,与亚森·罗萍、洛基以及其他狡黠人物为伴。他在那里舞动着金箍棒,啃着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仙桃,耐心等待着以另一番面目重获新生的那一天。

我竟然有了中国读者,对此我感到万分喜悦,视为无上荣耀。除了孩提时代对中国神话的迷恋,以及太过短暂的香港和上海之旅,我对中国的了解实在太少了。我想不出来,你们会觉得这本书的哪些方面比较重要?哪些部分更有意思?也许你们甚至会略翻几页就把它扔开,对它大失所望。

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怀抱希望。故事和神话自有其力量,这种力量能够跨越许多世纪和诸般语言。不管孙悟空使了什么狡计,施展了何种法术(也许拔了一根魔法毫毛?)让一个芬兰小男孩

开始做梦，然后用英语写下他的这些梦——我相信，这种法力必定会在下面用中文写就的页面中多多少少留下些许痕迹。愿这缕法力载着你，前往你的想象所指引的目的地，前往一个遥远的、有着窃贼、量子上帝和钻石大脑的未来。愿你的飞行闪电般迅捷，像猴王的筋斗云。

哈努·拉贾涅米

2016年2月于旧金山

目 录

CONTENTS

1. 窃贼与囚徒困境	3
2. 窃贼与阿尔肯	23
3. 侦探与巧克力长裙	35
插曲 国 王	59
4. 窃贼与乞丐	63
5. 侦探与佐酷	77
插曲 善	97
6. 窃贼与保罗·瑟九	103
7. 侦探与侦探的父亲	119
插曲 意 志	131
8. 窃贼与盗版者	135
9. 侦探与信件	149
10. 窃贼与第二次初次约会	167
插曲 智 慧	187
11. 窃贼与义人	191
12. 侦探在及时行乐派对	201
插曲 真 相	215
13. 偷儿来到下界	219
14. 侦探与建筑师	233

15. 窃贼与女神	247
16. 窃贼与记忆	261
插曲 美 德	271
17. 侦探与死结	277
19. 侦探与指环	299
20. 两个窃贼和一个侦探	307
21. 窃贼与偷来的再见	315
幕间 猎 人	319

“……如果你不断装扮成这个人、那个人，总会有那么一刻，你不再认识你自己了。这真是太可悲了。此刻我的感受，大概就像失去了自己影子的人一样……”

——莫里斯·勒布朗，《罗萍大冒险》

1. 窃贼与囚徒困境^①

跟战脑互射之前，我照例想先聊两句。

“哪儿的监狱都一个样儿，你说呢？”

其实我连它听不听得到声音都不清楚。它没有可见的听觉器官，只有眼睛，人眼，总共好几百只。眼柄从身体各处向外生长，眼睛长在眼柄尽头，活像热带水果。我俩的牢房之间是一条闪亮的界线，它飘浮在线的另一侧，偌大的银色柯尔特手枪握在小树枝一样的机械手里。可这副怪模样我却笑不出来，因为我已经被它射杀了一万四千回。

“监狱活像过去地球上的机场。谁也不乐意来，也没人当真住在这儿。我们都只是过客。”

今天，监狱的墙是玻璃。头顶上方老远挂了一轮太阳，跟真货差不太多，但又有点儿不大对劲，似乎更黯淡了些。在我周围，数

①囚徒困境指的是两名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，说明为什么即使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，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。具体如下：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，不能互相沟通情况。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，则由于证据不确定，每个人都坐牢一年；若一人揭发，而另一人沉默，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，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五年；若互相揭发，则因证据确凿，两人都判刑两年。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，因此倾向于互相揭发，而不是同守沉默。在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，囚徒困境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，表明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。本书注释均为译注。

百万间牢房延伸至无穷远处，一色的玻璃墙壁、玻璃地板。光线渗过透明的表面，在地板上造出彩虹的颜色。除了这些颜色，我的牢房光溜溜的，我自己也一样，新生儿似的不着寸缕，只有手里握着枪。有时候，如果你赢了，它们会允许你做一点儿小小的改动。战脑最近成绩斐然。它牢房里飘着零重力的花，红色、紫色、绿色的球茎从水泡里长出来，活像卡通版的它自己。自恋的混蛋！

“如果牢房带厕所，门肯定朝里开。永远一成不变。”

好吧，我真的快找不出词儿了。

战脑缓缓举起武器，眼柄上仿佛荡开了波纹。它要是有张脸该多好，那么一大片湿乎乎的眼球盯着你，真叫人心慌。别管那个了，这次一定能成功。我稍微把枪抬高，肢体语言和手腕的动作都在向对方诉说我的意图，我的每块肌肉都在高喊“合作”两个字。来吧，相信我。不骗你，这回咱们做朋友——

火光闪过——它黑洞洞的枪口眨了眨眼。我扣扳机的手指跟着一抽。两声霹雳似的枪响之后，我脑袋里多了粒子弹。

滚烫的金属钻进颅骨，再从后脑勺蹿出去——这种感觉你永远不可能完全习惯。模拟的细节详尽逼真，让人叹为观止：热流穿透前额，温热的血水和脑浆喷洒在肩膀和后背上，接着是突如其来的寒意以及最后的黑暗。一切陷入停顿。“困境监狱”的牢头阿尔肯就是要你好好感受。这是为了教育你。

监狱的一切都是为了教育。还有博弈理论：关于理性决策的数学。阿尔肯族是长生不死的精神体，自然有大把工夫可以花在这类破事儿上。而内太阳系的统治者、上载意识的集合体索伯诺斯特，偏偏指定它们来管理监狱。

这个游戏的原型一直是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宠儿。同样的游

戏我们玩了一次又一次，形式时有不同。有时它们让我们玩比试胆量：驾车相对行驶，飞驰在没有尽头的高速路上，决定要不要在最后一刻避让。有时我们是困在战壕里的战士，隔着无人区遥遥相望。有时它们回归传统，把我们变成囚犯——老式的囚犯，被神色严厉的家伙拷问；我们必须在背叛同伴和遵守缄默法则之间做出选择。今天的趣味是枪。我对明天毫无期待。

我像皮筋回弹一样“啪”的活转来。我眨巴眨巴眼睛，感到脑子里有一处不连贯的地方，一点粗糙的边缘。每次还魂，阿尔肯都会稍微改变你的神经构造。按它们的理论，达尔文的磨刀石终究会让所有囚犯改过自新，变成合作者。

如果对方开枪，我没开枪，我就完蛋了。如果我们都不开枪，双方都会有点痛。如果我们合作，双方都能中大奖。只不过总有些东西会诱惑你扣动扳机。但阿尔肯认定了一件事：只要我们不断相遇，合作行为终会出现。

再来几百万回合，我准能变成童子军。

才怪。

上一场对决之后，我的分数实在要命。我和战脑都背叛了。这一轮还剩两场。不够啊，见鬼。

跟邻居对战，赢了可以获得领地。每轮过后，如果你的分数比对方高，你就赢了。获胜的奖励是你自己的复制品，你可以用它们取代——就是消灭——你周围的失败者。我今天的表现不怎么样，到现在已经两次双向背叛，两次都是跟战脑。如果不能扭转这一轮，我就真要烟消云散了。

我暗暗掂量自己的选择。我周围的牢房有两间已经住进了战脑的拷贝——左手边那间和背后那间。右手边的牢房里是个女人。我转身面对那间牢房，我们之间的墙消失了，被代表你死我活

的蓝线取代。

她的牢房跟我的一样素净。她坐在地板中央，双臂抱膝，身上裹着古罗马长袍似的黑色衣裳。这人我过去从没见过。我好奇地打量她：她晒得很黑，让我联想到奥尔特星云人，一张亚洲杏脸，身体结实有力。我微笑着朝她挥手，她毫不理会。监狱似乎认定我的举动已经构成相互合作：我感到自己的分数略微上升，仿佛吞下一小杯威士忌，暖洋洋的。我们之间的玻璃墙回归原位。哇，真轻松。但想赢战脑还不够。

“嘿，窝囊废。”有人开口了，“人家没兴趣。比你强的货色多的是。”

剩下那间牢房里是另一个我。他懒洋洋地躺在泳池旁的沙滩椅上，穿件白色网球衫，太阳镜太大，跟脸型不怎么搭调。他腿上有本书，是法文版的《水晶瓶塞》^①。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。

“它又把你干了。”那家伙连头都懒得抬，“又一次。这是第几回了？连着三次？你怎么还没明白，它的策略永远都是以牙还牙。”

“刚刚我差点就蒙过它了。”

“伪造合作的记忆嘛，点子是不错。”他说，“只不过，你知道，永远行不通。战脑是非标准枕叶和无序型背侧通路，视幻觉别想糊弄它。真可惜，阿尔肯从来不给失败者发鼓励奖。”

我眨眨眼。

“等等。这些事儿我都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你以为自己是这鬼地方唯一的赌王？还有我呢。不扯这些了，你还差十分才能赢它，赶紧过来，我帮你。”

“你就尽管挖苦我吧，机灵鬼。”我朝蓝线走去。自这轮开始，

^①《亚森·罗萍探案集》第六部。

我的呼吸头一次轻松起来。他也站起身，从书底下拿出线条流畅的自动手枪。

我伸出食指对准他，“砰砰。”我说，“我合作。”

“真够逗的。”他边说边举枪，还咧嘴冲我笑。

他的太阳镜里映出两个我，两个赤身裸体、毫无遮掩的小人儿。

“嘿，嘿，咱们是一伙的，不是吗？”亏我还自以为挺有幽默感呢，比他差远了。

“投机客、大冒险家，咱们不就是这种人吗？”

我心头一动：真诚的微笑、精致的牢房，让我放松、让我想起自己，但又总有些地方不大对劲——

“哦，见鬼。”

牢里总少不了各种传闻和鬼故事，这儿也一样。我曾跟一个变节的佐酷人合作过一段时间，这故事就是那人告诉我的：畸变体的传说，终极背叛者，绝对不合作而又能一直逃脱惩罚的东西。它找到了系统里的一个漏洞，因此永远以你的形象出现。如果你连自己都信不过，你还能相信谁呢？

“哦，没错。”终极背叛者扣动了扳机。

总算不是战脑，我一面胡思乱想，一面看着眼前闪过明亮的霹雳。

然后一切都变得莫名其妙了。

梦中，米耶里正在金星上吃桃子。果肉甜美多汁，微微发酸。与席丹的味道混杂在一起，十分可口。

她重重喘气道：“你这个混蛋。”

克里奥佩特拉陨坑上方十四公里处，一个Q粒子泡泡构成了

人类的小巢，让她们得以在马克斯韦尔山陡峭的断壁上流汗、做爱。硫酸风在外面咆哮。云层琥珀色的光线穿透坚硬无比的人造物质外壳，把席丹的皮肤染成紫铜色。她的手掌放在米耶里依然濡湿的性器上方，与阴阜的轮廓正好契合。米耶里肚里仿佛有无数翅膀，正懒洋洋地轻轻扇动。

“我做什么了？”

“做了好多。人家在固伯尼亞教你的就是这个？”

席丹露出古灵精怪的微笑，眼角尽是细密的鱼尾纹。她说：“实话告诉你，我好一阵子没做，有点生疏了。”

“屁。”

“你的屁股很棒呀。”

席丹伸出空闲的那只手，手指抚上米耶里胸部的蝴蝶文身，描绘它银色的线条。

米耶里说：“别。”她突然觉得很冷。

席丹缩回手，碰碰米耶里的面颊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果肉吃尽，只剩果核。她把它含在嘴里，过了片刻才吐出来。坚硬的小东西，表面刻满记忆。

“你并不是真的跟我在一起。你并不真实。你在这儿只是为了让我别发疯，在监狱里。”

“有效果吗？”

米耶里把她拉近，吻她的脖子，嘴里尝到汗水的味道，“没用。我不想离开，所以准是疯了。”

“你从来都比我坚强。”席丹轻抚米耶里的头发，“时间快到了。”

米耶里抓紧她，感受着对方身体熟悉的触感。席丹腿上宝石

镶嵌的蛇紧紧压着她。

米耶里。佩莱格莉妮的声音传入她脑中，仿佛一股冷风。

“再一小会儿——”

米耶里！

转变来得又猛又痛，就像一口咬在桃核上。现实的果核坚硬无比，几乎崩断她的牙。牢房、苍白的人造阳光。玻璃墙，墙背后是两个贼，正在交谈。

任务。好几个月，漫长的准备与实施。转瞬间她便完全清醒，计划在她脑中展开。

不该给你那段记忆，她脑中的佩莱格莉妮说道，险些误事。现在让我出去：这里越来越挤了。

米耶里朝玻璃墙吐出桃核。墙壁像冰一样碎了。

首先，时间放慢。

子弹钻进我的头骨，仿佛吃冰淇淋太快造成的头痛。我感到摔下去，却又没有摔下去，而是悬浮在半空。蓝线之后，终极背叛者像一尊凝固的雕塑，手里还握着枪。

我右手边的玻璃墙破裂。碎片飘浮在我周围，反射着阳光，仿佛玻璃银河。

隔壁牢房的女人步履轻快地走到我跟前。她的姿态淡定从容，仿佛收到进场提示的演员，一切动作都已排演过许多遍。

她上下打量我。她一头深色短发，左颧骨上有道疤，仿佛饱经日晒的深色皮肤上多出一条黑线，一个精准的几何图形。她的眼睛呈浅绿色。“今天是你的幸运日。”她说，“有东西要你偷。”她把手伸给我。

子弹造成的头痛加剧，我们周围的玻璃银河显出图案，几乎像